

一位学者曾说：祁连山，像一部厚重的史书，里面蕴藏着许多故事……

汽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当年，张骞头顶烈日穿行在这茫茫戈壁时的情景……

车窗外是我仰慕已久的祁连山，它巍峨雄壮，山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，向西绵延了近千公里。北面是人迹罕至的大漠。沿着祁连山向前伸展的河西走廊如同绸带一般，把沿途的几座古城和生机勃勃的绿洲串在一起，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之上最为精彩、厚重的一段。

许多年了，祁连山上雪水，每到春天，就会汨汨流下，汇成了一条条清澈的河水，滋养着山下的绿洲和牧场。车窗外的天空是那样的蓝，不时飘过朵朵白云，远处的山坡上，一群群牛羊和马儿正在悠闲地吃着草，不由得想起那句诗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我想，这不就是当年那种情景的再现吗？时间在这里好像停下了脚步，细细打量着，万籁俱静，亘古不变，我沉浸在其中。对于干旱荒凉的西北来说，祁连山就像伸进来的一座湿岛，在来自远处大洋季风的吹拂下，不断将暖湿气流送进这干燥的戈壁，而后变成雨雪，飘洒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。可以想象，假如没有祁连山，这里将成为沙漠主宰的“死亡之海”，而位于东面的城市绿洲也将会被沙漠包围……这真要感谢神奇的造物主。想到这里，我对祁连山更是肃然起敬……

## 回望祁连山

□张景云



车已驶入张掖的地界，眼前是一片葱郁，祁连山像一幅长长的壁画，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。它气势雄浑，色泽凝重，我投向窗外的目光，在和它默默地交流着，传递着古老的信息，它仿佛在向我倾诉那些尘封的往事，带我走进硝烟弥漫的历史，踏进祁连山的余脉——胭脂山中。霍去病、卫青率领着铁骑，从我眼前掠过，纵横驰骋，重创了匈奴骑兵。烽烟渐渐散去，长长的河西走廊，俨然是一条飘动的纽带，把中原王朝和大漠深处的部落紧紧连在一起，又像母亲那长长的手臂，挽住了将要离散走失的“孩子”。从此，不同肤色的人，骑着骆驼，带上货物和经书，穿行在这茫茫的戈壁中……自此，祁连山脚下，悠扬的驼铃声，替代了战马的嘶鸣；牧场上牛羊的嬉戏，替代了戈壁滩上的厮杀。

汽车在绵延的路上疾驰，像是在寻找历史远去的脚印。望着窗外戈壁上葱郁的祁连山，我依然在史书中穿行……汉王朝的大厦，几百年后，在人们的叹息中还是坍塌了。此后，中原王朝在经历了混乱和短暂的统一后，迎来了战争频仍的南北朝时期。为了躲避战乱，中原一些家族显赫、家学渊源的名门望族，渡过黄河，来到了这里。葱郁的山峦和川流不息的河水，让他们内心感到了安宁。在这里，他们辛勤的耕耘，使中原文化得以发展，不仅见证河西走廊文化的繁荣，而且守住了一份学者灵魂的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。让后人在为中原生灵、文化遭到涂炭而感到痛心疾首的时候，也为河西走廊文脉的传承感到一丝欣慰……

祁连山下的这片土地，一直默默承载着祖先的梦，像嘉峪关如锁的城楼，像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女神……若干年以后，随着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逐渐兴起，河西走廊上的脚步声，渐渐地稀疏了……如今，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，唤醒了这沉寂千年的古道，让它恢复了往日的生机，只是拔地而起的移动通信的金属架，取代了长城上的烽火台；高速公路、高铁上川流不息的车辆，取代了昔日的驼队。

汽车驶出了河西走廊，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。飞快的车轮，追逐着地平线上渐渐西沉的太阳。让人想起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诗句，感受到了西北高原苍凉悲壮的意境。回头望去，夕阳下的祁连山，像一位历经沧桑但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，站在这亘古未变的大漠之中正凝视着远方……

## 大家V微语

## 文学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

□铁凝

●文学对人类最终的贡献是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。好的文学让我们体恤时光，开掘生命之生机，从惊鸿一瞥里，或跌宕的跋涉中。

●生活是不容易的，信息时代信息的节奏和速度永远快于生活的节奏和速度，即使职业写作者，也因之常常误会生活。生活自有其矜持之处，只有奋力挤进生活的深部，你才有资格窥见那些丰饶的景象，那些灵魂密室，那些斑斓而多变的节奏，文学本身也才可能首先获得生机，这是创造生活而不是模仿生活的基本前提。模仿能产生小的恩惠，创造当奉献大的悲悯。

●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，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；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，敲打心扉，呵护美善，勘探世界的本分。

●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。一位我喜欢的已故诗人写过一首描写小狗的诗，一只与他的童年为伴的小狗。关于小狗的善良，他是这样叙述的：它的善良恰如其分，不比善良少，也不比善良更多。这是一只小狗的分寸，有时也提醒着我的写作态度。

●小说写作的过程是写作者养育笔下人物成长的过程。同时，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，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。文学艰辛的魅力就在于此。

●进步何其难，我惟有老老实实努力。

## 两种洋槐花

□何频

北方春的节奏，往往先缓后急，随树木景观演变展开。桃杏玉兰樱花……从早春的秃枝花，次第演变成满天满世界的绿树新花——清明之后的海棠山楂花、泡桐楸树花、洋槐花和楝花石榴花，等等，一波比一波热烈而张扬。其中，那刺槐洋槐花带着个洋字，如洋布洋油洋火一样，搭眼儿一看就是典型的外来物种。

说起洋槐树的历史，千万不可被它冬日里沧桑的模样所迷惑。简明版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有记录：洋槐“原产北美洲。中国于1877至1878年由日本引入。27个省有栽培，以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中心”。另一种说法亦言之凿凿：“刺槐于1898年由德国人在青岛引种，约在1920年左右引种至泰安城。”（《泰山古树名木》）而老北京至今还有“德国槐”之说。有人说，“营造学社”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，在天安门边上建中山公园，首先引种洋槐树的。

百多年来，洋槐树摇身一变，深深扎根于华夏，不仅城市绿化，中国北方广大的山地、荒漠及原野，洋槐树也是植树造林的主角。《泰山古树名木》一书举例说它的好处：“刺槐林——一分布在1000米以下的山坡、沟谷。在中溪山、马蹄峪、葛条沟、药乡、扇子崖等多为纯林，树龄在10至30年生……生长良好，萌芽力强，郁闭度大，总面积已达11870亩，成为泰山主要树种之一。刺槐多花而芳香，蜜腺发达，花期5至6月，是优良的蜜源植物。”而秀美江南也多刺槐，我见那湖州“钱业公会”之老院里拔地而起，长着一棵粗大茂盛的洋槐树。4月中下旬的杭州，沿着钱塘江至萧山一线，两岸有接天盛开的洋槐花，白花似浪花飞溅。

春来嫩黄绿，春深花满树；夏日青绿，秋来金黄。洋槐作为风景树也颇可观。廿四番花信风，“始梅花，终楝花。”郑州洋槐花开在清明谷雨之间。

有道是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洋槐树开花也是的。有一年端午节过了，河南收麦已跨过黄河。我们同好三人有三晋之游，一路开车走郑州焦作上太行山，沿二广高速过晋城长治，再太谷太原而五台山。豫界洋槐树花后已结角了，嫩紫红似眉豆角。但晋中太谷县的山西农业大学校园，这是孔祥熙开办铭贤学校旧址，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老式教学楼和古典园林融为一体，到处盛开着洋槐花。太原市区，有红花槐正开。朝五台山方向下午经过豆村，特地拐弯参观佛光寺，古寺巍然朝西，斜阳照着松树砖塔，有洋槐树当空开花，满树白花如挂瓔珞，与路边匍匐开满细碎白花的绣线菊，上接下引，巍然好风景。

山西多见洋槐树又高又直，像银杏一样伟岸。晋东南陵川，县城里的古崇安寺，传说后赵的皇帝石勒死后夜葬山谷，崇安寺东侧为其陵寝之一。“先有崇安，后有陵川”。著有《陵川集》的元代文学家郝经吟诗曰：“都门长啸气凭陵，瓜割中原霸业兴。夜葬山间人不见，至今犹有守坟僧。”而崇安寺里，就有一双秀美参天的洋槐树。

《南开花事》记4月26日，见毛洋槐红花开花。撰著人莫训强先生说，比较洋槐花、毛洋槐有两个优点，一是开花早，早半个月左右；二是毛洋槐又名“香花槐”，香味更加浓郁芬芳。洋槐花之香，我未曾留意红花槐的，倒是白花洋槐花，我深深领教过——北京秀水街未改造的时候，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，阴雨欲来而气压颇低，我和同事经过秀水街使馆区去，忽然一股天香从天而降，抬头一看是累累洋槐花迎风盛开，这芬芳馥郁之浓烈的香气，顿时盖住了秀水市场一些人涂抹的劣质香水香。前边说6月里遭遇太原开着红花槐，而8月初在拉萨，城区也有红花槐开花。

## 谈天说地

## 时光凝镜

□林燕妮

常见面的多年朋友，虽然见得多了，却很少每次都细看大家的容貌，不像初见新朋友时，从头到脚端详个清楚。

突然想起这件事，因为有一天，突然细看了正在聊天中一位朋友的脸，发觉朋友老了，根本不再是六七年前那孩子脸，所以才突然念及，原来已经有六七年没有看清楚朋友的脸了。

然而，朋友脸上初现的小皱纹，和岁月不经意地印在他脸上的风霜，只给我种温馨的感觉，多年交情似酒，也许下次我再细看朋友的脸，又是另一个六七年后。不过，我知道，朋友浮在我心中的脸孔，永远会是那张孩子脸。通常，初相识时对方是什么样，我便最记得那个样子，初相识时对方是多大岁数，我便一直只记得那个岁数。

我不晓得别人是否这样，我却老是把第一印象凝镜，而且把时光停留的。

有回问一位女友：“你的女儿今年三岁了？”

女朋友说：“见你的鬼。你认识我时我的女儿是三岁，今天是五年后了，女儿八岁啦。”

父亲更好笑，看见老头子，便说“那老头子”什么的，然后有一天突然想起：“怎么我常说别人是老头子？其实我自己也是啦。”

可是在子女们心中，父亲总比其他的“老头子”年轻，弟弟还送浅湖水蓝色的青春运动T恤给他穿哩，父亲不但照常如仪，还配上白裤白鞋，一派青春逼人模样，只差没穿波鞋。

对弟弟们，我也是一样，忘了他们已经牛高马大，一块出外时老叫阿弟要怎样，阿弟不要怎样，朋友老笑我：“你还以为他们十一岁？”老实说，弟弟们虽然大了，但在脑袋中浮起的形象，依然是两个比我矮的小男孩；一个只到我肩头，一个只到我膝盖。

## 忙就忙吧，享受之

□蔡澜

曾经为茗香茶庄写过一副对联，曰：“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吃杯茶去，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。”

自己的散文集成册，也用“忙里偷闲”与“苦中作乐”为书名。

忙和苦真的那么可怕吗？是的，如果你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者，那么退休的安逸生活，是你渴求的；要是你付出的只是劳力就简单了，老来过清淡的生活，舒服得很，养鸟种花，日子过得快。

人一不忙，就开始胡思乱想，以自我为中心起来。

子女为什么不来看我？邮差为何不送信上门？每天派的报纸，怎么迟了十分钟？看病时，医生为什么不即刻为自己检查？

人不能停下来，如果你是一只大书虫，那就无所谓了，看书的人有自己的宇宙，旁的事，太渺小了。



有时可真羡慕外国人的豁达，一代是一代，长大了离开，父母不管我，我也不必照顾他们，各自独立。有了家族观念，反而在感情上纠缠不清。说是容易，但我们摆脱不了生长在中国家庭的宿命，我们还是父母兄弟姐妹孙

子女，都要互相拥抱在一起，我们一老，就不能原谅别人不理我们。

忙与苦，都能解决一切烦闷，一点也不恐怖，对老来的生活，是一剂清凉的良药。

工作可以退休，自修总可做到老。喜欢的事，加以研究，够你忙的。从种种问题中寻求答案，别的事就不必去烦恼。能得到的亲情，当成横财，仅此而已。

闲与乐，虽说要偷，要作，但那杯茶，那壶酒，终于还是喝进自己的肚子。忙就忙吧，苦就苦吧！享受之。